

永定文史资料

盧嘉錫題



第18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永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永定文史资料

第 18 辑

1999 年 12 月出版

※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
热烈庆祝我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目 录

前记 编辑室(1)

濠江凤影

廖泽云事略 廖德润(4)

华侨资料

细说胡曰皆家族 [怡保]罗英才[永定]夷 杆(7)

归侨模范胡聚友	胡赛标(34)
---------------	---------

圩 场 大 观

抚市圩史话	黄慕农 黄耀芳 章 概(43)
建国前永定“圩王”——湖雷圩	张 鸣(执笔) 张佑铭(59)
高陂圩场的变迁	陈炎荣(71)
培丰大排圩场的沉浮	简吴新 庄 易(76)
虎岗圩场——从“麻公圩”到“凌罗排”新圩	赖守仁(81)
金砂枫山圩三次开圩记略	范茂春 庄 亮(85)

工 业 鸟 瞰

永定的手工业	何达宏原作 蒋 晨整理(90)
--------------	-----------------

山 乡 巨 变

虎岗“四变”	赖守仁(106)
--------------	----------

教 育 春 秋

近现代永定著名小学犹兴学校	胡赛标(113)
鲜为人知的汤湖永定师范学校	赖品元(118)
私立丰田初级中学始末	张钟鹤(122)
50年代我县教育界“学习苏联”的一些回忆	涂祥生(127)
高陂上洋村教育发展述略	陈炎荣(135)

巾 帼 汗 青

两位伟大的母亲 黄金隆 江长武(141)

张鼎丞的母亲范达春

革命老妈妈张长英

客 家 文 化

永定民间笑话的艺术 江 城(149)

金砂邹公庙及其赛会(外一则)..... 罗福初(162)

张振伊总兵五父子勇烈报国

编 读 注 来

读者来信(一) 王德裕(168)

读者来信(二) 胡瑞昌(170)

编辑室复信 (170)

图 片

永定县政协活动等像片 9 帧。 (封二、插页①)

虎岗新貌、昔与今、今日凤城东门大桥等像片 14 帧.....

..... (封三、插页②③④)

土楼引得金凤来(版画) 廖 春(封底)

封面设计 章晓枝

本刊第 17 辑重要补、更正 (42)

编辑室启事 (IV)

讣讯 永定县政协办公室(171)

编辑室启事

本辑稿挤,未登佳作容在下辑刊出,敬请诸位作者
鉴谅,并请继续源源赐稿,无任感荷。

1999 年 12 月

前 记

前 记

编辑室

今年——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也是中国
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而年末,即12月20日,我国政府又将对澳
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即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三喜”临门,普
天同庆。为此,年初县政协文史委制订资料征集、出版计划的时
候,首先要求在此前已有的基础上,并着重针对空白和薄弱之处,
更广泛地征集有较高质量的建国后史料,来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
建国50年间我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和巨大成就。文史委
实施这个计划的努力,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和政协委员、各有关方
面、各界人士鼎力协助,收获了可喜的成果。其一,出版了两个专
辑——《电力史料》专辑和《煤炭工业史料》专辑,较详细而具体地
记录了我县这两大支柱产业在建国后兴起、成长,在改革开放中蓬
勃发展的多姿多采的系列景观,为当代和后世读者提供可从各个
角度加以利用的史实资料。其二,就是登载在本辑(18辑)《永定

前 记

文史资料》综合版上的这批从建国前叙述到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新时期,资料较丰富翔实,颇具历史感的文章。例如《圩场大观》这一栏,择取“圩场”即集市为主题——它在建国前是我县商业的主力,建国后也是一支劲旅,与国计民生关系至为密切——对我县几个大小不同却各具特点的圩场的兴替浮沉,“悲欢离合”,——作了历史的具体生动的介绍。史料真实,有的相当珍贵,可读性也较强,让读者如身历其境地感受到建国前后我县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的伟大“神力”与成就,相信读者是会喜欢的。再如《华侨资料》栏内《细说胡曰皆家族》这篇长文,这是海外乡侨作者与县内作者合撰的一篇力作。它搜罗了丰富可靠的包括许多“三亲”资料在内的史实,描绘了在现当代南洋华侨社会影响巨大的胡曰皆家族三代人从创业到发展,长盛不衰,爱国爱乡奕世相承的历史长卷,无论对了解侨社变迁,还是了解乡侨对我县建设的贡献,以及我县统战工作、侨务工作的成就与经验,都很有价值。说到这里,文史委和编辑室要对该文乡侨作者,过去和现在热心支持本刊的马来西亚怡保的罗英才先生,特别表示衷心的感谢。

记得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本刊曾特辟《香江风影》一栏,介绍原籍为“凤”(永定)的香港之“凤”(杰出人士)。今年喜迎澳门回归,我们便又很高兴地辟了《濠江凤影》这个栏目,发文介绍祖籍为“凤”的澳门之“凤”——廖泽云先生。今后我们将更加努力充实这个栏目,为增进家乡与居住在澳门的乡亲的联系,裨益澳、永两地

建设尽其绵薄。

本辑还登载了好些“‘抢救’史料”。如《教育春秋》栏内介绍犹兴学校、丰田初中、汤湖永定师范等文，都有许多鲜为人知，再不“抢救”即将泯灭的史实，弥足珍贵。此外，本辑还增加了图片，特别新添了彩色图片和来之不易的“老照片”，这是本刊向“图文并茂”迈进的一大步，希望由此能更形象生动地介绍历史，并增进读者的兴趣。

文史委和编辑室就以上述几方面的努力，来表示对“三喜”的祝贺。不成“礼品”，但我们的心的真挚的热烈的。本辑出版的时候，新的千年即将来临，让我们和广大读者一起，共祝我们伟大祖国，乘“三喜”春风迈进新千年，国运昌隆，文明灿烂，与日月同辉；祝“龙岗”“凤城”——我们亲爱的美丽家乡永定，在龙年“龙腾凤举”进入新千年。还请让我们文史委和编辑室同人，向一贯关心、支持本刊的党政各方面领导、政协委员、各界人士、海内外读者，敬致深深的感谢，并向大家恭贺千禧，祝大家健康幸福，万事顺遂。◇

廖泽云事略

廖德润

本刊第16辑(1997年12月出版)《香港上水廖氏乡亲续志》一文中,曾有一节《浓浓故乡情》,介绍上水乡亲在澳门设立的“康泽工商”特地来永定招工,帮助故乡青年开拓就业门路的佳话,里头说到了“康泽工商”的创立人廖维康、廖泽云父子,但语焉不详。现应《永定文史资料》编者之约,再就手头所有资料,为读者较具体地介绍一下廖泽云先生——这位祖籍永定,由上水迁居澳门,爱国爱澳爱乡,卓有建树,对澳门回归祖国作出了宝贵贡献的澳门著名企业家、社会活动家。

廖泽云1950年诞生在香港新界上水乡。上水廖姓开基始祖廖仲杰,是上杭、永定两地廖姓始祖廖花的第十代裔孙。仲杰于元朝后期出生在上杭县溪南里田心洋塘下。明朝成化十四年(1478)从上杭县析出五里十九图建立永定县,田心被择定为永定县城,洋塘下就在今县城电影院旁边。仲杰长大后以打铁谋生,元朝末年从洋塘下外出打工,辗转南下至广东省新安县风水乡,即后来的香港新界上水乡定居,成为上水廖姓开基始祖。仲杰子孙世代代不忘故乡。历经六百多年后的1980年,上水乡亲在境外炎黄子孙兴起的“寻根热”中,开始根据祖上口耳相传的关于故乡的遗示查找祖籍地。又经过十年辛苦,终于在1990年找到了仲杰公的出生

地——永定县城，如愿以偿寻到了根，认明了祖。此后 91、94、96 年，迭次组团回故乡探亲，并先后捐资 280 余万元港币支助故乡公益事业。其中，就包含着廖维康、廖泽云父子的巨额捐款。

泽云的父亲廖维康先生是一位热爱祖国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早年从事教育工作，曾任上水乡凤溪小学校长多年，常以先祖艰苦创业的开拓奋斗精神，及历代祖宗英勇反抗英、日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爱乡精神教育学生 and 子侄辈。在父亲的教育和熏陶下，泽云从小就培养起爱国情操和创造奋进的优良品质。70 年代初，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后又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80 年代还荣获澳门东亚大学授予的荣誉工商管理博士学位。1974—1977 年间，任职于香港惩教署。1978 年出任荣兴贸易公司总经理。先是，70 年代时，廖维康已迁来澳门开办成衣厂，1986 年，泽云遂与父亲一起，拓展成衣厂，扩充为“康泽工商”（“康泽”之名系取父子名字各一字组成）。十余年来，业务蒸蒸日上，规模越来越大。如今，除拥有多家成衣厂外，还拥有康泽科技总公司及其设在东南亚和欧洲的分公司，并参股经营澳门新福利公共汽车公司。

澳门新福利公共汽车公司的组建与发展，有一段泽云与最近当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的何厚铨合作的佳话。原来，何厚铨的父亲何贤，先在澳门创立大丰银行，后来又创建福利公共汽车公司，与澳门市政厅签约，获得了澳门公共汽车交通的专营权。他经营公共汽车公司，目的不在赢利，而旨在发展澳门公共交通事业，并为澳门人谋福利，是一个名实相副的福利事业。办福利必须重道义、讲奉献，难免赔钱。何贤惨淡经营了四十年，到何厚铨接班时，公司已难以为继了。1988 年 7 月，作为厚铨的好友和热爱澳门造福澳门的同志，泽云义不容辞接受厚铨的邀请，跟崔世基一起加盟福利公共汽车公司，将它改组为面貌焕然一新的企业。为了与旧公司相区别，名称冠一“新”字。他们三人同心同德，

多方筹措资金增加投入,殚精竭虑改善经营,既保持并发扬了福利事业传统,又使企业顺利运转和不断发展,其成功赢得了澳门公众的广泛赞誉。

泽云不仅在澳门企业界头角峥嵘,而且积极参加和支持一切爱国爱澳、造福澳门公众的社会活动,卓有贡献。他声望日隆,被任为澳门政府咨询委员、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泽云作为澳门各界人士观光团的成员,被邀请参加签署仪式。此后,他更加努力为澳门平稳过渡、顺利回归祖国作贡献。他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接着又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推选委员会委员。

泽云跟他父亲一样十分热爱祖籍地永定。1990年上水乡亲寻根认祖成功,“康泽工商”随即特地向永定廖姓青年招工,帮助乡亲开拓就业门路,加速奔小康进程。1994年上水乡亲第三次组团访问永定,维康连忙从大洋彼岸的加拿大赶回参加,并在到达永定后立即继续未完成的招工事宜,终于偿了他父子报效故乡的一桩宿愿。上水乡亲历次捐资,康泽中心无不积极参加。其真挚与热情,故乡人无不深深为之感动。详细情况,本刊第十六辑上水乡亲续志文中已有报道,兹不赘述。◇

细 说

胡曰皆家族

从锡矿业转向多元化发展,事业长盛永昌
热心华文教育和故乡公益,爱国奕世相承

[怡保]罗英才 [永定]夷 轩

我们客家人有句熟语:“富不过三代。”这句话,公认基本符合事实,不过也有个别例外。考查近、现代我县著名华侨的世业兴替就可发现,从清末“锡矿大王”胡子春,到现代“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人称百万公、千万公、亿万富豪的不下十家。他们大多到第二代就没有那么风光了;只有胡曰皆一家今已传至第三代,无论财富、人丁都代代兴旺发达,甚至爱乡爱国热情也奕世相承,较之前代,毫不逊色。无怪乎海内外乡亲于同声称羨之余,都不禁要问:“曰皆家族能如此长盛永昌,稳步前进,到底路在何方?”我想,这就应该从其家族发展史中去寻找答案。

胡曰皆是我县下洋镇中川村人,当代著名华侨矿业家。祖上清贫。父胡根益,年十六便“扎条裤带”跟随“水客”去过番,在马来

亚落脚。几经漂泊,才在吡叻州找到一家裁缝店当上学徒。凭他有一定的文化,又写得一手好字,不久便在一家锡矿担任了文书。随后请假回乡,娶邻县大埔郑春霞的长女郑亚掌为妻,并立即携眷返马。夫妇和谐,勤俭节约,略有储蓄后便在吡叻小镇华都牙也开了爿小店,专营锡米买卖。此后一段时间,生意都很不错,并就地先后生下了三个男孩,长贤皆,次锡皆,三曰皆。直到1908年因锡米市场看淡,经营不大顺利,根基乃决定收盘,率妻室及三个儿子回国。从此困守中川家园,不幸于1913年因病辞世。

立志创业 锡矿起家

胡曰皆是1907年在吡叻州华都牙也出生的。其父谢世时,他才七岁。一家四口,全赖其母郑亚掌独力支撑。那时的旧中国,生产力异常低下,农村残破不堪,其家庭生活十分艰苦,常在饥寒交迫、囊殫不继中度日。所以曰皆的两个哥哥都是十四五岁就跟随其母舅郑丹辉出南洋谋生去了。只有曰皆留在中川多读了一点书,但挨到十八岁也挨不下去了,只好跟着出洋。

少年出洋 艰苦奋斗

由于自幼经受农村冻饿生活的煎熬,曰皆离家时候就向母亲表明了这次过番的志向:准备承受千难万苦,学好本领,争取经商致富,向村中前辈子春叔公学习。到了马来亚吡叻州,最初在堂叔胡重益的一家锡矿任杂役。这是最低级的工种,工作最繁琐,也最脏最臭,范围牵涉到矿场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曰皆志在创业,决心学好本领,所以对堂叔安排这个苦差使一点也不埋怨,反而乐于吃苦,借此以锻炼、提高自己。从此事事主动,处处认真,干了一年多,工作

很出色,而且还学会了说闽南话和马来话。接着就被提升为“行扛”,搞后勤部一切物资采办业务。这个工种,无论在矿场内外,接触面都更广泛了,也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力,正好发挥他机智精明的特长。

日皆天赋聪敏,遇事刚正果断,有勇有谋。少年时期在中川就颇为著名。时当本世纪二十年代,民国的大小军阀为了争夺地盘,经常在闽粤边的龙岩、永定一带轮番作战(民间称为“南北兵打仗”),于是中川村南边的大山黄崇岩便成为交战各方必争的制高点,中川也就难免总有驻兵。那些士兵偷鸡吊狗、采瓜摘菜,习以为常。民众深受其害,怨声载道。在日皆十一岁那年,有一天早晨,两个散兵闯到日皆家去捉鸡,日皆赶紧关门拦挡,不料被一个士兵赶上来重重掴了一掌,嘴巴流血,日皆大叫大喊,立即引来了楼内外民众多人,你一言,我一语,责骂士兵,群情愤激。那个士兵看到众怒难犯,才悻悻溜走。接着,日皆就独自走去向驻军连部控告。恰好那位广东部队的连长是学校出身的青年,比较讲究军纪,便好言抚慰日皆,并责令那个偷鸡打人的士兵向日皆赔礼道歉,随后还出了一张禁止扰民的“通令”。这事传开,人们都夸赞日皆年少胆大,有见有识。这个故事,其堂叔重益早有所闻,现在又看到日皆的采办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井井有条,而且还能在工余时间不断学习有关采矿的知识和技术,如探矿、选矿、管理矿场和做金沙沟^[注1]等等,不禁暗为赞许,多次给予肯定和鼓励。1927年,日皆即被委任为一家锡矿的经理。可惜时运不济,上任不久,适逢世界锡市不景气,该矿场维持不起,亏损太多,终于被迫暂停营业。这时,胡重益为了使日皆接受更多的锻炼,特派他到太平深山地区去开辟山芭^[注2],种植橡胶。那里本来荆棘遍野,荒无人烟,高山峻岭长满原始森林,乔木参天,浓阴蔽日,即在白天,林下亦一片昏暗。毒蛇猛兽,出没无常。有时还可见到象杯口粗大的黑蚁群,真

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入夜蚊叫如雷,难以入睡。加上远离市区,交通闭塞,无车可通,三四天就要进出山一次,到市镇上去买粮食和蔬菜,肩挑回山里来维持三餐需要,走的又都是崎岖曲折的新开羊肠小道,来回共计三十多里,劳累不堪自不待言。本来,日皆是在中国农村吃苦水长大的,再艰苦也压不倒他。可是领导开苞,既劳心又劳力,事事要带头,要吃更多的苦,生活和工作条件又如此之恶劣,血肉之躯毕竟禁不住长期折磨,终于患了一场大病,不得不抬到怡保医院去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治,病情才基本痊愈。此时适值在原籍的老母亲来函催促,要他回国成亲,堂叔胡重益便着他离职,治装返里。

日皆十八岁南行,此时,即到1928年,已廿二岁了,工作了近四个年头。虽然初到时当杂役,月工资只有10个林吉特(马币),但随后即不断加了工资,况矿场免费食宿,那时物价又很便宜,肉碎面三分钱一碗,咖啡一分钱一杯。日皆自幼俭朴,每月便都有若干积蓄。此次回国省亲、结婚,费用也就不成问题。1928年冬,他回到中川,第二年秋便和大埔大常坑姑娘郑细妹结为百年之好。

再次南行 鸿图初展

日皆婚后在家闲居。这对于像他这样志在创业的青年来说,当然无意久恋。1930年春,日皆即携同新婚妻子郑细妹一起回到吡叻州。重益安排他在积莪营任复万和锡矿副经理。从此,日皆就在积莪营安家落户,并以此为根据地,徐图发展。由于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工作尽职,办事精明,且足智多谋,当机立断,使复万和生意日益红火,获利甚丰,半年后便被提升为经理。公司并赠给他红股一千两百元,这使他居然成了一个小老板。不久,他又与族兄胡炳亭合作,投资数十元,在金宝搞金沙沟。虽然这笔投资数目很小,但却是他个人第一次掏腰包直接投资的。遗憾的是时乖运舛,大

局剧变,1931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在大马,锡、胶业首当其冲,矿场、工厂纷纷倒闭,复万和以及金宝的金沙沟自也不可幸免。

这时,胡重益为了另谋出路,便派曰皆赴泰国暹朗和马属彭亨州寻找金矿。结果,在泰一无所获,只在彭亨找到一处金矿。1932年便由重益牵头,邀同胡文虎合作,组成了一个胡氏兄弟金矿公司,派二十六岁的曰皆为经理,主持一切业务。“万事起头难”,金矿开业之初,百端待举。特别是矿藏在深山密林中,附近杳无人烟。象几年前在太平开芭一样,又一次要与原始森林作战。刨岭疏川,开辟草莱,筚路蓝缕,席地幕天,名为金矿公司,住的是鸭搭屋(即茅草搭盖的房子),不蔽风日,夜可观天。晚上一盏煤油灯,半明不灭。有时虎啸狼嚎,更令人睡不安枕。固然,随着矿区建设的进展,生活条件也随之逐步改善,但工作的辛苦却大非开锡矿可比。例如,金沙体形微细,要防止失窃就很不容易,为此而制定和完善有关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必须深入熟悉从生产到销售整个过程的各个环节,借鉴同行的先进经验,真是尽瘁心力,殚精竭虑。经过这样近两年的苦斗,曰皆出色完成了任务,金矿管理工作严密有序,金产量也月有增加。到1934年后,世界锡市场开始好转,价格逐渐回升,胡重益重整旗鼓,大事扩展锡业,曰皆又被调回积莪营,任复万和公司的经理,再挑重担。

由于连续几年胡曰皆一直受到重益的高度信任,成为公司麾下的一员主将,公司有二三个原来的老干部,便不免看得眼红,时在重益面前蜚短流长,进谗诬陷,虽然重益不信谣,造谣者反被重益斥为“无中生有,搬弄是非”,然而作为曰皆,在不断听到这些风言风语以后,总于心有所不安。少年时期就羡慕胡子春创业精神的人,这时不能不更加萌发出独立发展以求腾达的想法。

1936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已从谷底逐渐复苏,国际市场的锡价纷纷上扬。几年来曰皆在贤内助郑细妹的合作支持之下,也储

蓄了好些资金，于是便向堂叔重益请准辞职，自行投资创业。最初在积莪营办起了复万生锡矿。这一年，他三十岁，正是“而立”之年，也许该当他开交好运，经营十分顺利，锡价上涨，产量又高，效益显著。第二年，便又在泰马边境办起了复万隆锡矿公司，业务照样兴旺，成绩可观。于是第三年再在吡叻州务边开设复万利锡矿公司。三年间连开三个矿业公司，确是雄心万丈，日进千里，日皆大名一时震动遐迩。1939年9月，德国希特勒进攻波兰，掀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锡价又连续飙升。日皆抓紧时机，扩大生产线，增开金沙沟，加紧采锡，增收甚丰，一举成为当地著名矿商之一。

马来沦陷 劫难重重

然而好景不常，至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袭珍珠港，紧接着进军东南亚，攻占新加坡、马来亚，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12月28日吡叻怡保便告沦陷，日皆和大马各族人民一起，从此即在“蝗军”（马来华侨痛恨日本“皇军”，谐音称之为“蝗军”）铁蹄残酷践踏之下，挨过了三年又八个月的悲惨生活。

日皆一向是个热爱祖国的华侨。“七·七”抗战以后，马华组织“南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他即被选为吡叻州打巴县的筹赈分会主席，不仅自己带头捐献，而且积极向侨胞募款汇回祖国支援抗战，成绩昭著，素为华社各界所钦敬。在蝗军统治吡叻州时期，日皆又与“山顶老”（当时华社对潜伏山区的抗日游击队的亲切称呼）经常联系，并运送物资接济他们。因此，有一次曾被日宪兵以“涉嫌济共”的罪名横加逮捕，并受到严刑迫害，拷打、灌水等等，折磨了十八天。当时大家都以为凶多吉少，幸得蝗军找不到任何确凿“罪证”，不得不同意当地商家保释出狱，这才死里逃生，幸运地在杀人不断眼的日寇魔掌中躲过一场大劫。